浅析自然类纪录片叙事中共情技巧的使用

——以《盛世花开》为例

**【摘要】纪录片的使命是以镜头纪录时代发展和变迁。在刚刚过去的2021、2022年中，世界生物多样性缔约大会（第一阶段）在云南昆明召开，在此契机之下，生态文明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议题。同时间涌现出大量反映生态美，传达生态文明整体性的自然类纪录片。同时，疫情的考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，人们重视健康，关注更广阔意义上的人居环境美，使得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。云南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，背靠丰富的自然资源，未来会有更多的自然类纪录片带领大众认识我们的世界。本文将以纪录片《盛世花开》为案例，探讨自然类纪录片中的叙事策略，主要从“共情”这个叙事技巧与自然类题材的结合入手，试论其在不断创新的纪录片叙事模式下的传播效果，并结合实践操作剖析其运用技巧。**

**【关键词】自然类纪录片；生态；叙事策略；共情**

**一、自然类纪录片及当下的叙事策略**

**自然类纪录片以拍摄精良的动植物和自然生态环境为主角，过去多数以“人看世界多奇妙”的视角为主，近年则更多转向探索自然本身运转的规律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，呈现出一种整体生态观的视角。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拍摄手段上，也通过叙述方式的改变来实现，其一就是故事化叙事。它融入了大众话语和讲述逻辑，让纪录片的表述变得更加通俗易懂，且具有趣味性。故事性的产生需要设置悬念、困难，努力以及结果等环节，但主角不再局限在“人”这一主体上，而是可以由动植物、微生物、自然现象，甚至一组关系来承载。这样叙事的好处是可以站在客观主体出发，平视地去观察，方便受众理解复杂的万物共生关系。另一个重要的效果，是让观众与故事角色之间发生自我代入，对故事主体及其命运产生感情连结。一旦有了情感，故事就更加有感染力，知识点也更加深入人心。**

**“共情”原本是一个心理学名词，又曾译作“同理心”“投情”等，是指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感，并部分体验到他人感受的心理过程。共情理论最早起源于哲学和美学概念，可以简单概括为理解，共享他人的情绪状态。[1]在传播领域，“共情”从来都是一个天然的传播因素。当今信息源纷繁复杂，媒体产品百花齐放，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偏好，去选择性接收和消化信息。在这种选择过程中，人的情感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，有时候甚至重于事实。**

**因此在纪录片中，故事化叙事，情感代入，成为多数讲述者优先选择的一种高频叙事策略。自然类纪录片的特征又是以视觉传达为先导，一个故事的情节曲折性，矛盾性不宜特别复杂，那么打动观众的一个法宝，可以说就是情绪的推动，也就是共情点的设置。植物或微生物本身很难说有真正意义上的情感，动物的情感也并不一定与人类社会相同，这样的情况下，如何运用共情这项技巧，使得叙事更加丰沛饱满，触动观众的内心，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。**

**云南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纪录片《盛世花开》以开花植物为主题，探寻这片土地作为“世界花园”的富饶生机，以及生物多样的精妙。为了能说清楚植物本身的故事，纪录片大量采用了动植物为主的第一视角。这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叙事方式，但由于对镜头要求很高，少见于国内同题材的纪录片。笔者作为本片的主创之一，在拍摄过程中略有一些经验积累，是以此片为案例，结合实践操作的角度浅析共情的使用效果。**

**二、共情手法的具体应用**

**（一）塑造个性，搭建故事构架**

**大众对纪录片的传统认知中，一个突出特征是画面精良的科教片。近年来随着纪录片这个品类的发展愈加快速，“通俗化”成为当今纪录片赛道中一个受到瞩目的特性。这些以大众视角驱动的纪录片制作中，对故事化叙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甚至在前期踩点，线索搜集阶段，这种故事化的框架就已经开始搭建。在前期工作中，主创人员一般会搜集尽量全面的信息和不同观点。在海量的信息中，主创人员要去粗取精，筛选出重要内容，逐步组织出故事框架。搭建故事框架的过程中，其实就会导入“共情”这一考量因素。怎么样的故事才算好故事？什么样的主角最能让观众接受？无疑是与目标受众具有贴近性的主角。在社会文化类选题中，贴近性多是指故事主角和受众有类似的社会活动经历。但在自然类纪录片中，这种贴近性常常要从情感的共鸣中去找。比如绿绒蒿，塑造其高山精灵的生物个性，正好贴合了其本身的生存环境：一个空气稀薄鲜有人迹的地方。在这样的场域下讲述，观众更容易理解，此地的生灵需要怎样地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存活，继而赋予绿绒蒿一种逆境中越挫越勇的品质。一旦产生这样的共情代入，高山险境和流石滩的此情此景，就能让绿绒蒿变得具体生动，它们的生死和繁衍，也从此不再遥远，而是仿佛与每个人产生了共通，唤起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尊重。可见，挖掘动植物不同的气质，塑造出不同的“生物个性”，是自然类纪录片前期阶段中常用的共情手法。**

**（二）设置任务，推动情节**

**故事化的表达方式不同于“自然主义”的直接记录，它是在具体的叙事中强化戏剧冲突，将时空性的材料组织进时间因果链条之中，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具有开端、高潮与结尾。[2]故事性的内容最易调动受众的好奇心，产生跟随观看的意愿。而抓住人注意力最好的办法就是“设置任务”。在自然类纪录片中，这种手法的应用有两种，或是赋予主体人物一定的任务，或是直接赋与动植物特殊的“任务”。在后一种情况中，动植物作为主角来承担故事的发生发展，就需要用到共情的手法。比如在纪录片《盛世花开》中，纪录长瓣兜兰和食蚜蝇互惠互利关系的片段：食蚜蝇以蚜虫为食，长瓣兜兰为了吸引食蚜蝇为自己授粉，在花瓣上长出模拟蚜虫的黑点。食蚜蝇误以为黑点是蚜虫，极大概率就会落在它的兜中。兜中又长满了冲上指的纤毛，“指引”着食蚜蝇顺着纤毛所指的方向上爬，直到兜兰的花粉团所在位置。虫子为了逃离，在狭小的通道中爬行，势必会将花粉团刮蹭下来，这就无意中为兜兰授粉了。片中详细地拍下整个授粉环节，这本就是一个牵动人心的过程：兜兰的精心设计有效果吗？食蚜蝇真的会“上当”吗？它又能否如愿把花粉团背出来？观众的情绪被这些悬念牵动。而看完这整个过程，人人都会惊叹于长瓣兜兰的“步步为营”：这种心机不亚于拥有高等智慧的动物在主动捕猎。但是仔细又想，一个不会走不会看的植物，该是经过多少经历才会演化出如此复杂的授粉机制？这种代入和联想，让人不禁对主人翁长瓣兜兰发出钦佩之情，从而将其当作同等的生命来尊重，这也是自然类纪录片所要传递的价值观。可见共情的效果不仅仅是简单的拟人化讲述，还能够将编导的价值观自然地融入故事中，达到直抵人心的传播效果。**

**诚然，结合电影和电视剧故事创作中的叙事手法来表现纪录片故事，可以使纪录片中真实的故事更具戏剧性。[3]但是纪录片毕竟是以“纪录真实”为首要任务，故事化叙事的前提是保证故事的真实性。如前所述的兜兰授粉段落，必须建立在科学观察的基础上，提前考证过这一行为的逻辑连贯性，才能把主角安放在适合的角色上去讲述。而不能为了渲染悬念而夸大任务的困难。**

**付诸实际拍摄的操作上，完整的记录固然非常抓人，但也很考验镜头语言。需要详实记录食蚜蝇的动态过程，剪辑上体现出它从滑进兜中到背着花粉团爬出的自然过程，才能以动植物第一主观视角，自己“讲”出故事。由于虫子的行为不可控，拍摄团队前后花了一周，才拍出完整的授粉过程。后期适当使用了一些剪辑技巧，将室内和室外的场景勾连起来，形成完整的讲述逻辑，但每个镜头都力求符合真实情况，并最终通过相关专家的检验。**

**（三）推动情绪 调剂节奏**

**关于共情的理论研究，前人已经有诸多成熟的研究。巴特森(Batson)划分出的共情产生的八个场景之一是：在审美意义上的设身处地，个体在审美艺术时产生的情感的共鸣。[4]视频节目相比文字作品，是更加直观的媒体样态。以画面传达信息，以情动人是它的长处。但是也受制于拍摄手段的局限性，视频节目在节奏把控方面要更难一些。根据受众的观看心理习惯，纪录片中每个板块故事以九到十分钟为最佳时长，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十分钟内，特别讲究起伏回合感。一般每隔两到三分钟形成一个叙事段落，每个小叙事段落的完成通常伴随着一种情绪的铺就。例如一开始是设置悬念，调动观众好奇心；中段或是情节有进展的欣喜，或是遇到新困难的受挫；最后是揭开谜题，或者点题，升华核心思想等。不同的情绪段落能让片子形成自然隔断，有助于观众理解故事，且久看不累。这种情绪段落的完成同样需要情感共鸣来发力。**

**依然以纪录片《盛世花开》为例，在一个寻找月季花香气奥秘的故事中，首先要说清楚物种的身家背景：对于植物来说，花的颜色和香味可能都只是为了吸引授粉者，来完成传代任务。但是开花太消耗能量，植物通常仅选择其一作为演化重点。同为生命体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生存策略，这一步利用共情点，设置出一个基本背景。但是对赏花的人类来说，这就成了长恨月季无香的千古遗憾，人的意愿和植物本性出现了一个矛盾点，因此有人就要去寻找月季中有香味的品种。这又是以人本身的视角出发，设置了一个任务，也是悬念点；继而就有推动环节：找到一种月季，兼具美观的花型和浓香，改变其花期短的特性；又产生新的悬念：香味不可捉摸。人们就以现代仪器来找出香气分子。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，植物的意愿和人的意愿一直在发生矛盾，正是故事情绪的起伏所在：一个碰撞结束了，又会遇到另一种较量，最后取得一个阶段性平衡的成果。在一定条件下，认知共情也会介入对情绪共情的调节。[5]所以，为植物设置出与人相同的角色视角，让双方不断交集来产生情绪起伏，推动了人们对解决矛盾的期待。在期待——紧张较量——博弈出结果的情绪过程中去推进，故事完成时，不论植物还是人的角色也更加深入人心。**

**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情绪点的步步设置，应顺着大众的心理思维习惯而来，也要讲究情绪的平衡。如果开头的悬念设置得巨大，但最后“揭秘”的结果不过是普普通通，就会接不住观众的情绪，让人产生故弄玄虚的质疑。**

**三、共情点的设置要助力于打造故事的完整性**

**共情点设置也好，拟人化讲述也好，都是服务于故事的行进。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“情节”不等于“故事”，情节是对讲述主体的某个侧面，某个时间段的特性的描绘，而故事应该有完整的发生发展和结果，有情绪的起伏和落点。曾有一段时间，纪录片被人诟病为“有情节无故事”，这是因为在一些主题先行的片中，创作者过于关注主题思想的表达，而忽略了每个小板块的完整性，故事主角沦为面目模糊的“工具人”，情节不够，解说来凑。这种叙事突出了主题思想，却因为“不见人不见事”，缺少和观众的情感互动，无法在人心中留下痕迹。**

**本文认为，共情点的设置应该服务于故事的完整性。从纪录片的国际趋势来说，讲好故事仍然是最硬核的创造力，是每个纪录片创作者应该打磨的基本功。国际上高品质的自然类纪录片，无一不是从完整故事引出，用故事自然地串起主题；从传播效果来说，“故事是人类的DNA”，故事吸引人的注意力，引导情绪，寄道理于人情中，令人印象深刻。**

**从整体故事构架上来看共情点设置的作用，首先是通过不同的情绪点，逐渐形成故事的前奏、发展、高潮和结局，构建经典的“叙事之桥”，具体操作如前文分析；**

**其次，应从整体上去把控讲述情绪。在一个分集主题中的各个小故事之间，是彼此勾连又互有不同的。因此在叙事上，应该避免情绪点和节奏重复而引起观众的倦怠感。比如在《盛世花开》第一集的两个相邻故事中，木兰故事板块的情绪设置采用了“寻找——受挫——再寻找——终有结果”的构架，则后一个故事就不能再用同样的套路，否则观众可根据前后文推出结局，产生“弃剧”的冲动。因此兰科植物板块换了一个写法，采用了“先起悬念——寻找——寻找的结果引出下一个悬念——两个悬念合在一起，揭晓最终结果”的结构。如此观众就会感觉每一个故事都是全新的，并且能留下不同的印象。**

**再次，情绪点再如何设置，也要以整体逻辑为重。后期编辑中常常照此来做取舍。拍摄者通常会执着于精彩小片段，比如在拍摄授粉故事时，曾有一段来之不易的夜景，拍摄到夜晚散发出浓香味的毛亭玉凤兰，吸引授粉者飞蛾，又被捕猎者蜘蛛盯上的插曲故事。这个段落自带悬念和高潮，可以说明兰科植物和昆虫那些神奇的协同进化，可谓是非常出彩。但是从整体表达的意义来看，此段落编辑得再好，也只是辅助性地展示了兰科植物欺骗性授粉的特性，没有对故事主线形成推动，反而因为过于独立的叙事，与前后文产生割裂感，所以最后只能放弃。**

**结语**

**自然类纪录片发展至今，其使命成为传递生命之美，构建一种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观。毕竟，人类社会是生态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，其内部的和谐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发展至关重要。[6]自然类纪录片肩负传达和谐生命观的使命，就需要用一种平视的眼光，将自然万物的秘密寄予在人们情感所能理解的维度上。综合上文的探讨，共情的使用几乎可以贯穿在故事拍摄编辑的所有阶段。它设身处地地设置立场，调节影片的节奏起伏，牵动观众的情绪走向，让影片有了鲜活的灵魂，让镜头前的观众和镜头后的主角仿若沉浸在同一时空下，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尊重。■**

**参考文献：**

**[1]张竞驰 扶贫题材纪录片共情研究 [****D]四川师范大学，第13页**

**[2] [6]蔡骐，唐玉莲 解析自然纪录片的人文转向 [J] 中国电视，2021（06）：24+26**

**[3]张旭婷 纪录片创作中的故事化叙事策略研究——以毕业作品《行走中的千年古镇》为例 [D]，青岛大学，第6页**

**[4]吴飞 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 [J]，新闻与传播研究,2019,26（05）：59**

**[5]张竞驰 扶贫题材纪录片共情研究 [D]四川师范大学，第31页**